敞開心門 — 無處不是家

家的制度，與人共生，縱使其形式在不同社會和環境，會有所不同。簡而言之，家就是生命得以養育和成長的地方，其成員有直屬血緣關係，是構成社會的「基本群體單位」。只是，構成社會群體的「最基本單位」，仍是個人；而因個人抉擇，或個人因事故落入某些處境，往往會給這個「家」帶來變數，甚至催生了形形式式的「另類之家」。譬如說，以宗教團體為家，以某些公社為家 …… 甚至有所謂「露宿者之家」。即是說，以血緣之外成立的群體為「家」。

這些年來，明愛國內服務辦公室給予資助的內地合作伙伴，也包括一些「另類之家」，如山西「伯達尼之家」、安徽「母佑之家」…… 前者是（殘疾）孤兒院，後者是安老院；主要為這些孤兒提供生活津貼和助學支援，也有處理資助醫療和改善孤兒院設施的個案。此外，對有需要的長者，特別是那些殘疾無依的長者提供支援，主要是在生活津貼方面，也有資助安老院購置復康和運輸設施的個案。

我們不時收到受助孤兒的書信，分享他們成長的故事。其中一些個案，也曾在《明愛情報》與大家分享。看到他們日漸成長、學習自力更生、最後融入社會的「大家庭」，教人欣慰鼓舞。至於受助的長者，也會透過安老院定期給我們報安。要是人手容許，我們也會派員探訪這些「另類之家」，實地了解他們的狀況。

每一個家都是個可以給予生命安頓、互相扶持、一起成長的地方。只是，你曾否想過，我們的身體，既是靈魂的住所，其實是個更基本的「家」？也正因如此，更需給予適度的照顧，好讓我們有良好的基礎，可為自己以至其他人，譜唱更動聽的生命！也許，我們需要適時的放鬆，運用我們的想像力，敞開心門，當下體會「無處不是家」的感受。因為，天地是我家 — 打從盤古初開，本就是如此。

▲ 河北露德莊敬老院

▲ 山西伯達尼之家

生命之舞

明愛樂勤學校盧國煒先生

大家曾欣賞過跳舞表演嗎？當中有什麼吸引的地方呢？每位舞者都有其優勝的地方：有的是樣貌出眾，單看一眼就把你深深吸引；有的是身型標緻，能完成多種高難度的動作；有的是知名度高，是天生的舞者。

以上幾種不同舞者的演出我都欣賞過，但總不及我看過的這一位來得深刻。「她」有出眾的樣貌？不，「她」樣貌平平。「她」有標緻的身型，能完成多種高難度的動作？不，「她」不但不能完成多種動作，而且坐在輪椅上的「她」，很多時也需要別人的幫助，方能完成舞蹈動作。難道「她」是知名人士？不，「她」的名字大家根本從未聽過。

那麼，「她」有什麼吸引的地方呢？

「她」坐在輪椅上不能動，用肢體跳舞簡直遙不可及。不過，在「她」的生命中，卻有幸跳上第一隻舞——「共生舞」。在每次的練習，「她」都帶著微笑，享受著每一分每一刻，每一個動作都總有「她」的笑容。「她」的笑容就好像告訴在場的每一位觀眾：「我很享受我的生命和這一刻！」。在「她」的世界裡，每一分鐘都是歡樂、都是喜悅。

那不是很正常嗎？在每位智障兒童的世界裡不就是這樣嗎？

當我在病房中看著「她」插滿維生裝置，連眼睛也痛得睜不開，我的心情是何等悲傷；但「她」卻給我們回饋一個親切的笑容。試問那時要動一下手指都苦不堪言，更何況是一個笑容呢！但「她」仍一如以往，總是笑著、總是享受生命。「她」的笑容就好像告訴我們：「看著我，別那麼苦澀！看看我的笑容和歡樂，有你們前來探望，我多麼的高興，就笑笑吧！」。

舞者跳舞的地方不止在舞台上；「她」也在我們的生命中翩翩起舞。最後「她」也許會離我們而去，但「她」的舞、「她」的笑容卻會永遠留在我們心中。

也許我們在生命中曾面對過不同的困難和痛苦，也許曾選擇放棄；但每當面對困難的時候，我都會想起在試煉中的「她」。「她」笑著面對困難、笑著享受生命。生命在困難中才更能燃起我們最吸引、最獨特的「生命」。